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另一种历史的故事



## 另一种历史的故事

·沈谊三·

( 1 . 1 )

这是我到美国一年后的事。

中国同学会的迎新晚会上，人一堆一堆的，大致以系划界。我带著两个本系的~新生，正在为他们介绍各系的“社会名流”，突然瞥见一位从未见过的健美女生，~表情淡漠地独立于谈笑声外。那时大陆来的人还不多，彼此之间都挺亲的，我就自~然地走了上去。估计她才来，可能还没去系里报到，人都没见著，我倒是可以代为~介绍。

“你好，新来的吧，哪个系的？”

“历史系的。”她的表情仍是很淡漠。

这也怪不得人家，谁叫俺是黑面书生呢？问题是，老生里面没有历史系的。这接待的重任，只能历史地落在俺的肩上了。

“历史系的？”我笑著问，脑筋飞快地搜索，有没有关于历史教授的笑话？

“怎么啦，有什么可奇怪的？”态度又冷了一点。

笑话还未找著，好话先上：“我以为你是体育系的呢，练游泳什么的。”

话音还未消失，女孩的脸突然沉了下来。她横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俺的笑顿时僵住。好一会儿，眼窝的肌肉才慢慢松弛下来。活动了几下被定格了的~充满凉意的眼珠，回头看看两位新生，他们避开了我的眼光，好象也在为俺尴尬。

在加州混了一年，这已经成了习惯：见了女人，相貌好的夸漂亮，身材棒的赞~性感；相貌身材全 soso，就说她包装美；实在是连衣服都邋遢的，还~有最后一招，大拇指一翘，“你穿得好有性格！”这种话在俺嘴里，早已不带国内~所有的那种特殊含义。今晚我是不是有点过分兴奋，忘了自己人也会有“文化冲击~”？

想想好笑。和去大陆实习的美国学生座谈，我还劝男孩们说话收敛点。自认是~“世界公民”，理论上并不反对异国婚姻，但是要让洋人轻轻松松就捞个中国妞，~心里总有点不痛快，不自觉地要把事情说得难点。在洋人面前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在中国人面前却忘了自己已经是半个“洋人”。

人堆里绕过一圈，想去给她解释一下。看著她站在墙边，快走近她身边时，那~女孩却转身疾步走到门口，把手里的纸杯往垃圾箱里重重一摔，走出去了。

这以后的几天，不知怎么的，我常常想起这件事，还有那女孩的厌恶的眼神~。虽然身在美国，也认得一大把洋码，内心深处，毕竟还是穷山沟里走出来的腐儒~。被人认作有意轻薄，心理上还是承受不了。男人风流也就算了，但是绝对不可下~流。虽说也知道这种事越解释越糟，要是有机会，俺还是要碰碰那女孩，变误会为~互惠。

( 1 . 2 )

两个星期后，在朋友家里，我又遇到了她。可惜去得晚了，大伙正在激烈争论~，也没人想到给俺介绍。

当时正是经济改革起飞的年头。自从八四年私有制合法化以来，国内胆大的人~纷纷下海经商，国外的种种议论也很热烈。那女孩和几个年龄较轻的研究生在谈大~陆的种种“怪现状”，什么日本鬼子夹著皮包又回来了之类，言语中颇有一些愤慨~。我同屋的老陈正与他们辩论。

我和老陈两个上过山下过乡的插兄插弟，自称“吃饭派”，咱们才不在乎厂子~里是谁的“股份”多，所有权是否在“鬼子”手里。要防止外资冲垮国内企业，与~其限制别人投资，还不如像西欧一些国家那样，抓外资的 local content~。比如讲，生产香水的外资企业，必须用中国生产的瓶子。这样把外资企业与国内~已有的工业基础联系起来，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吃饭机会。

我们把对方戏称为“经院派”。那个女孩以倩女之姿插手这种男子汉的争论，~观点激烈，又比别人了解国内情况，几句话说过，俨然已是“经院派”的首席发言~人。

对她本来是应该让三分的，但是兄弟素来服膺毛泽东毛大爷的“吾人唯有主义~之争”，事关主义，即使对倩女，照样寸步不让，寸土必争。我往老陈身旁一坐，~以亲闻身历的民间疾苦痛斥“经院派”的理论高调。双方争到凌晨二点，方才散去~。

我们离开时，走到门口，她突然扭头对我说道：“你虽然是学理工的，倒是很有思想，以后可以多谈谈。”

大概是情绪还没平静下来吧，俺一听就火了，也不知学文的哪来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偏见。“学历史的可以有你这样的身材，学理工的为什么不能有你这样的脑袋~？”话一出口就知道坏事，但也只能以笑来掩饰了。

她咬唇转身，大踏步走开。看惯了加州女子的富有弹性的步姿，觉得她的腰腿~有点僵硬。我无奈地摇摇头，这冤家看来是做定了。

不过，不是冤家不聚头。几天后，我们在图书馆又碰上了。

( 1 . 3 )

学校图书馆的中文图书，虽然没有东部的一些名校那么丰富，却也收集到一些~善本书。这些书不能借出馆，只能在里面阅览。俺有闲时，爱去那里假充风雅。一~天，我正坐在那里翻看一本清朝的禁书，突然桌上被人轻轻地敲了一下。抬头一看~，好一对又黑又亮的眸子，原来又是她。

“你还看这样的书？”

“有什么办法？”俺无可奈何地说。“没见过学文的喜欢数学公式的，只能我~们学理工的读点文的了。都是中国人，总要有点共同语言吧？”顺便，我介绍了自~己的姓名。

她也表情淡漠地说了自己的名字，又加了一句：“其实，我上中学时还是很喜~欢数学的。”

原来是K。“这是高尔基一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为人民壮烈牺牲了的.....”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用解释就知道我名字的意思的男人。”

“你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用解释就知道我名字的意思的女人啊。”

K笑了，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爽朗的笑。

“我是一个有家的男人……”

“你这话要是对我在北京的男朋友说，他可高兴了。”K反击得够快。

“你是四川人吧？”

“你怎么知道的？人家说我的普通话没口音啊。”K很惊讶。

“口音是不重，但是看你这好战的性格，就知道是川辣子。”其实，那天辩论~时，我就猜她是四川人。这种大模大样与男生激烈辩论政治问题的，不是北京女孩~就是四川女孩。“别人说了有家，你就编造个男朋友出来？”

“你凭什么说我的男朋友是编造的？”

“你要是有男朋友，整天受他夸赞，那次迎新晚会上，你大概就会说，‘哎呀~，现在好久不动，我怕有点胖了呢。’不会那样不理人的。”

“我那天心情不好，刚到国外，什么都不习惯。”这大概就算K的道歉了。

“~但是我真有男朋友。”

“那他不及格。”

“你不是个好东西。”

“咱们第一次见面你就没当我是好东西。”

“我们的感情是建筑在学业的基础上的。”K为自己辩护。

我忍不住要笑：“那你比我行，我和太太的感情是建筑在吃饭的基础上的。她~说我饭煮得好，我呢，喜欢她烧的菜。”

K也忍不住笑了，大概想起了那天的“经院”与“吃饭”之争。她转守为攻：~“你真是有家的？有家的男人，该把wife的照片随身带著吧？”

我从皮夹里取出太座的照片，递给她。K看了一眼，惊讶地打量著我，似乎要~对眼前这块包头褐煤作点新的估量。〔为避自我吹嘘之嫌，此处略去对太座的赞美~三百六十六字。〕

“你真是结过婚的，这就好。这里大伙说话，激烈、但是缺乏历史深度。”K把照片还给我，人也放松了一些。“你有wife了，和你聊聊，没关系吧？~听回国的人讲，这里盯女孩子盯得好凶，死缠著不放。”

“死缠不放的，在这儿都算谦谦君子。”我很认真地告诫她。“我的几个朋友~，动不动就是以死相胁的！”俺瞪起眼睛，恶狠狠地盯著她，手掌如刀，横著架上~脖子。

K又好气又好笑：“你想威胁我什么？”

“我想以死相胁，请你去麦当劳吃顿最便宜的汉堡。”俺暂停抹脖子，作了个~邀请的手势。

K嗤地一笑：“哪有请吃最便宜的？”

“谁叫你有男朋友的？咱得避避嫌呐。”我摸出几张coupon，查看有~效日期。“只要你说一声没有男朋友，马上请你吃最贵的。”

“那我就是有男朋友嘛。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看来真是有男朋友。这下我也放心了，就是来往多点，单身男胞见了，也不至~于眼里动不动冒出火来，好象铲了他的私家花园似的。今天的饭请定了。大陆女孩~的愿意聊聊，在美国女孩就是 wearegoodfriends。人家~有这点诚意，咱也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再说，理工科的女生，一般知识面比较窄，~我其实也是更愿意和文科的女生交往。

我带K到实验室安置了书包，接著去吃饭。我的系在学校西南角，出

去拐个弯~就是大街。到店里坐下。K还是第一次上麦当劳，我就自然作了识途老马。那时麦~当劳还用硬纸盒，不象现在，为保护环境而用软纸包装。我先把托盘放在桌上离K~远一点的地方，翻开汉堡的盒盖，倒入土豆条，浇上番茄酱，再把吸管插入饮料杯~。一面做，一面解说。在盘子的一头弄完一份，转动盘子，把汉堡送到K的面前：~“吃吧。”然后开始弄自己的一份。

K愣了一愣，拿起汉堡咬了一口。“这是鱼么！很好吃呀。这就是最便宜的汉~堡？”

“是啊。这里大家都喜欢请中国女孩吃饭，而中国女孩最喜欢吃鱼，所以他们~把鱼堡的价钱定得最低，招徕生意嘛。”

“贫嘴。”K今晚第三次笑了，又咬了一口。K这时的吃相很动人。她还把握~不住汉堡的大小，送进嘴时，很认真地看著，嘴也张得大了一点。K的脸线条清晰~，人中也深，嘴张大时，上唇人中处撮起一点儿，有种小女孩的可爱。丰腴的下唇~是青春的湿润的红，闭嘴咀嚼时略向外翻。大概是让鱼块在味蕾丰富的舌尖多停留~一会儿吧，却无意中展露了一种在美国难以寻觅的宝贵气质——一种天真未泯、不~加修饰的性感。

我掰开汉堡，把夹著的那块鱼饼子拨给她。“我还没咬过，你喜欢吃，吃个痛~快吧。”本要接著说多吃鱼让你苗条更漂亮，话到嘴边，刹住了。领教过K的脾气~，还真怕她一怒之下抽席而去。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在美女面前居然也有意志不~薄弱的时候，说话嘴上还能站个岗。

K显然缺乏应付这类场面的经验，她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你怎么这样客气~？那，你能吃饱吗？”

“正是怕吃不饱，才拿鱼和你换土豆条。”

K似乎这才注意到我一直在吃土豆条。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放下汉堡：“我光顾~吃鱼了。”想了一下，又问道：“我吃的次序对吗？”

我请她放心，次序绝对正确，老美都是先吃汉堡再吃土豆条的。不过俺与人不~同，历来是在西餐馆先吃甜点，在中餐馆最后喝汤。

“为什么？”K好奇地问。

“这样人家就不会光注意俺的脸黑了。”咱俩大笑。

我从她盒子里拿过一些土豆条。“我吃这个吧。淀粉别吃太多，要不你更壮了~。”要命，到底还是没忍住。K却微微一笑，似乎没在意。我也欣慰地笑了。迎新~会上的不愉快在我俩心头冻下的冰，终于完全融化了。

窗外就是海滩。K望著海，我递上餐巾，K象洗脸似地抹了一把嘴。“来美国~后还是第一次吃鱼。说是靠海，海鲜好贵。”

我俩聊起了海鲜。吃荤的确实贵，但是，如果不在于素的，这儿吃海鲜不要钱~。离我的系不远，有个小海湾，漂著很多野生海带。拣嫩的洗干净了腌一腌，切细~了拌上麻油酱醋，吃起来也是上等高味，与国内吃的那种风干了的不带海腥气的海~带完全不同。

“我不会做啊。”K心动了。

“那么聪明的人，这点事一学就会。”

天已经半黑了。海里还有人在 surfing，红白相间的三角帆，在绿得沉重~的海浪里穿进穿出。沙滩上人虽不多，却都是汗衫短裤，成双成对地拉著手。这是~当地的习俗，恋人们下了班后喜欢在海滩相会。海风吹散一天溽暑，在海水的墨绿~和天空的暗灰之间，是太阳落下后的断残霞云。我和

K 踩碎了一个又一个的水葫芦~， 啪啪漫步走在细洁的白沙上。我们走过一对又一对的恋人。与他们相比，咱~俩的衣服，看上去有点过分整齐。或许是下意识地不愿使自己显得更 strange~，或许是这游人散去、阳光敛尽的静谧在心头引起一种从参与世界的喧嚣回归到欣~赏个人、观照内心的自我感动，不知是什么时候，咱俩的手，也牵在一起了。

( 2 . 1 )

K 读书很努力。他们文科，比我们理工科苦多了。我们用的，一半是国际语言~——数学公式，英语不济也能混。K 的历史系，教授布置起课外阅读来铺天盖地。~系里又没什么 T A，可以让她担个名份少上一、二门课。K 有一笔菲薄的教育部奖~学金，但没有办公室，她几乎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半夜。图书馆倒是离我的系不远。~熟了以后，知道俺是个“工作狂”，天天晚上泡实验室，K 就在离开图书馆时，打~个电话先联系一下，然后到实验室等我。我陪伴著她穿过树影幢幢的寂静的校园，~去坐十一点半的到研究生宿舍区的末班车。

在月亮圆明的日子，我们喜欢去银光铺沙的海滩，望望太平洋的那一边。时间~晚了也不怕，大不了走回去。这种时候，爽朗健谈的 K 总是抱著膝盖坐在石头上，~望著黑黝黝的海水出神。许久，幽幽地叹口气，起身回家。

学校邻近海滩，东、北两面是一列低矮的小山丘。研究生宿舍区在山丘的另一~边。坐车要从山脚下绕，走路却可以从山脊上横截过去，半小时也能到。从蜷缩在~教学大楼间的水泥路走上山丘，踩著星空下的被南加州的太阳晒得发脆的草茎，人~心似乎也走出了学业的重重拘束。回头望望远处黑幕中的海水，我常常觉得象是走~进了我们民族的远古神话：大洪水之后，天地间只剩下栖身在高丘上的女娲、伏羲~这一对兄妹。

K 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真是兄妹倒好了。”

因为没有办公室，K 天天要背著个沉重的大书包。她是很要强的人，本人又是~从小到大素来不拍女孩子马屁的，开始她没要、我也不想由俺背。爬上山脊，看著~K 微微有点气喘，背上压了个大书包，步子也缺了点青春的弹性，不由自己也感到~累。两人走路，她不轻快，俺身上不沉还心里沉。我要抢她背上的书包，K 却不放~手，也不知是真要强还是赌气。

“好了好了，给我吧。别人见了，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要去报警了。”

K 瞪了我一眼：“不许动坏脑筋！”说完她自己先噗嗤笑了。“谅你也没这狗~胆。”手里补了俺一拳，把书包褪了下来。

几次一来，倒成了习惯。K 进了实验室，就把书包扔俺桌上。说一声回家，起~身就走，对自己的书包看都不看一眼。

扛大包的报酬是听 K 讲英国革命史，这是她第一学年的主课。到秋季期终考试~时，我已经可以替 K 读掉一些参考文献，K 对俺的汇报也常常报以嘉许的微笑。英~国民主政体的发展史，使我对民主的知识从空洞的概念扩展到它的实际运作，大大~加深了我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成了以后我与人讨论政治问题时的一条主要的思想资~源。

到了周末 shopping，K 也不客气，抓俺做了她的专职司机。俺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不会让人白沾便宜。我是一向强调“互惠”的。把钱往 K 手里一塞~，干脆让她两份一起买了。我有 R A，腰包比 K 要鼓一点，K 总是

给我买得好一些~。可惜俺在穿衣吃饭上是马大哈，常常会辜负了她的好意，稀里糊涂地拿错口袋。~往往是送罢了K刚到家，她的电话也追过来了，劈头劈脑就是一顿痛骂：“没见过~你这号贼样的男人！我一眼没看住就要干坏事。”

和K差不多已是无话不谈的交情，奇怪的是，K几乎从来不提自己的男友，尽管她有时会关心地问问我的还在国内的wife的事（K总是用英语称wife~）。我也没在意。男生会在女生面前扬扬得意地亮出女朋友的照片，女的却很少~会反过来做：“看，我男朋友多漂亮！”她们似乎天然地知道应该怎样照顾我们男~人的那点脆弱的自尊心。

但是，K不仅有男朋友，而且还是个麻烦多多的男朋友。事情从一封信开始。

## （2.2）

已经说了K的主课是英国史，英国史前面简单，要到十六世纪才精采起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新教的宗教改革有关，但是英国教会在1531的独立，并不~是通过宗教战争，而是因为亨利八世看上了老婆的跟班，要和王后离婚，教皇不批~，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才在一怒之下另立了国教。教授要学生们写了一篇作业，谈~谈亨利八世的私生活对英国历史的影响。国内教科书上都说是“离婚”，K就全用~了divorce（中断婚姻）。但是亨利八世当时还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是不允~许离婚的。他想的可以是“中断婚姻”，向教皇申请的，却只能是annulment~（撤销婚姻）。教授在课堂上提到了这个错误，还找K个别谈了，要她注意英语词~汇在历史上的精细含义，这方面，外国学生容易犯错。

国内的报刊杂志总是吹嘘中国留学生怎样厉害，以“特有的”聪明才智读得洋~人趴在地上叫爹叫妈。K又是本校历史系的第一个大陆学生，自己觉得负有为后人~开路的重任。

这一棍打得她不轻。其实，这本是鸡毛蒜皮的事，俺闹过的英语笑话~要大得多。陪K去图书馆查了法律百科全书，搞清了“中断婚姻”和“撤销婚姻”~的不同，我以为这件事就完了。K却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的男朋友，作了点自我检讨~，又发了一大通议论。

特别让K感慨的是，即使是在中世纪那样的所谓禁欲的黑暗社会，西方就已经~把婚姻当作一种两厢情愿的契约。虽然不能离婚，但是，如果你是被人误导而签约~，比如对方隐瞒了年龄，不管男女，至少在理论上，都可以要求教会把婚姻“还零~”——从头撤销，就当没这回事，比离婚还痛快。哪像中国，媒人说得天花乱坠，~只要生米煮成熟饭，女的就只能抱贞节牌坊。在这里受到的影响，加上在北京吸收~的三流女权主义，更兼心里不痛快，K大概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说了不少“不合国~情”的话。

“西方影响又怎么著，你谈的是男女关系嘛，天底下国情有不同，爱情却都是~一样的！”当K告诉我男友说她受了太多的西方影响时，我这样劝慰她。心里对她~的男友，倒还是很同情的。可以想像，男人收到这样一样信，又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敏感一点的，难免要听出很多本不存在的弦外之音。

我只知道K的男友是专攻先秦史的，为了一些我搞不明白的理由不愿出国。我~只能希望他能有一点西周古人的磊落之风。

后来的事就奇怪了。系里只有K一个大陆学生，但是K出身京都名校，

学校里~常有人来，陆陆续续带来不少北京母校的风言风语。什么K不务正业，书读不去了~，什么一出国就变心，甚至还传说她和洋人教授关系不正常，找教授商量怎样逼迫~他的太太离婚。连K远在英国进修的姐姐，都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领馆教育组~的老杨，还专程来校，问联谊会负责人是否知道K的奖学金是如何用的。有几位陪~读太太，在K背后指指点点，在她面前则对丈夫严加看管。甚至一些年青小伙，都~以为K真是激进的的女权主义者，见了她总是一付“小生怕怕”的表情。

好象是有人想以敲掉她奖学金的手段逼K回国。K告诉我，她考取奖学金时，~系里眼红的人确实不少，造点风波也不奇怪。她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男朋友会把~私信的内容扩散出去？

她不久就知道了。

### ( 2 . 3 )

春季里的一天，近晚饭时分，K给实验室打来个电话，说今天是她二十五周岁~生日，请我去她家吃饭。我不由得急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空手来啊？~”K无可无不可地说，我可以帮她买瓶酒。

既然是大生日，当然要买好一些的。我知道加州葡萄酒的好坏，不是看陈放的~年数，而是看酿造的年头。要那一年雨水少而恰当，葡萄糖份高，酿的酒就好。看~看都过了下班时间，查了号码打过去，幸运，当地的酒商协会还有人在办公。他告~诉我，大前年就是个特好的年头。“不过，你大概很难在市面上买到那一年的酒，~”他警告说。

猜想中国人大概都喜欢买年份多的酒，我决定向华人杂货店碰碰运气。电话里~请老板娘查看一下，运气还真有，她那里居然存著一瓶。

回家拿上相机，这是需要拍照纪念的日子。然后开车买了酒，再到K的住处，~都快八点了。K开了门，我一迭声地道歉，K却连句带玩笑的责备都没有。进了屋~，灯光下看，猛觉得不对，K怎么眼圈红红的象是刚哭过？或许是生日想家了。但~是屋里怎么没有别人，难道只请了我一个？

K默默走到桌旁，自管自坐下。桌上摆了几味家常菜，鱼，肉，鸡丁，豆腐，~按K的条件，算是蛮奢侈的了。我在她左侧入坐。见她情绪不佳，我也不好意思拿~著酒丑表功，给K和自己各斟了半杯葡萄酒：“K，生日快乐！”

K举了举杯，还是不说话，只是皱著眉、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那半杯葡萄酒，对~我挟给她的菜视而不见。

“吃点菜吧，别喝醉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K显然有心事，既然只叫了我~一个人，显然也是准备告诉我的。我只能耐心等待，等她开口。

到K要喝第三个半杯时，我终于忍不住了。一大杯葡萄酒空肚下去，两人都有~了点酒意。“K，不能再喝了！”我把手盖住她的酒杯，“说吧，是想家还是想男~朋友。”

一听到“男朋友”三字，K鼻子一抽，两臂“ ”地往桌上一放，头埋在肘弯~里，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原来，K的男友已经好久没来信了，她本想今晚打个电话给男朋友，在电话里~和他一起过生日，也好好地沟通一次。不料一到家，男友的电话却先到了。第一句~话祝她生日快乐；第二句说不要耽搁她的青春，祝她今后生活幸福；第三句就是“~拜拜”。



“你们男人怎么这么下流啊！”K愤怒地叫道：“他就是要等到今天才对我讲~，连时差都算准了！”

我问，会不会她上次的信给男朋友带来了麻烦？胡耀邦下台后，海外一千多留~学生连署了抗议信，在国内上层引起相当的震动，文化界又在搞“清理精神污染”~，她的男朋友可能受到不小的压力。

“那他什么时候不能说，非要在我二十五岁的生日说？”

我摇摇头，尽管也是男人，这种行为确实很难为之辩护。还是说笑话吧：“美~国有个著名的女作家，有一次应邀去一所女校，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她要那些女孩~子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一个真正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爱上一个狗娘养的。’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成了名言。”

K抬起头，询问似的望著我。

“全体女生轰然起立，热烈鼓掌。你知道，这不是愚蠢，而是青春的信仰。”

我把酒杯从K面前挪开，挟了点鱼给她。K拿筷接过，慢慢吃著。“是的，我~是太自信了一点，青春的自信。”K苦笑，“出国前就有矛盾了，但我总以为，我~能改变他的。”

“但是，为什么是他先说啊！”K转眼又愤怒了。“怎么可以是他先说呢？怎~么可以呢？我恨不得一刀杀死他！”大颗大颗的泪珠堆上K的又黑又大的眼睛，在~睫毛上轻轻弹跳一下，沿著绯红的面颊滚落下来。

看著她的捏紧了拳头，我知道今天总要让K出出气。“杀人的事，你莫对我讲~。不要强迫俺站在你男朋友一边，为维护您的纯洁的双手而英勇奋斗。不过，你要~是想把他的像片扎几个洞，或是放在油锅里慢慢煎，这个我很愿意效劳。”

一句话点醒了K。她奔进睡房，拿了一张照片出来。“油锅里煎？他还不值那~些油钱。踩死算了。”K用劲把照片一撕为二，扔在地上，拔脚就要踩下去。

“等一等。”我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从书包里取出照相机，“来，留个纪~念。女大爷怒踩薄情郎！”

K犹豫了一下，举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我现在气成这样子，还拍什么照啊~。”顿了顿，她又说道：“再说，照片上也看不清踩的是谁啊。”

本来只是凑凑热闹，却没想到女孩子在愤怒之中还这么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过~，K说得有道理。美人发怒，自有其动人之处，能否从摔手捶足中拍出美感，我却~也没有把握。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看不清踩的是谁。几年一过，说不定别人~还以为俺才是她当年的鞋下之臣呢。

我得尽快拿个主意。K正望著我，别让她烦了，这口气转到俺头上。

看著家常裙子下的K的两条光滑的小腿，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有了！让K换上~裤子，把她的男友画在上面，然后要压要撞，就随她了。

见到这里的学生都穿牛仔裤，K也想买一条好点的。我就陪她去了一次西尔斯~。K尽在11号、12号里挑，我不禁频频摇头，太大太大，至少要小两号。店员~也说她该买9号的。穿牛仔裤就要穿出牛仔的丰采，不上马也要装束精干。我和店~员好说歹说，哄得K最后买了条9号的。但是回来后就没见K穿过，嫌它太紧身。

K 仍然在犹豫：“穿那条新的牛仔裤？太包了……”和大多数大陆女孩一样，~K 尽管有时说话大大咧咧，真是和身体有关的事，还是很保守的。她的男友也太不~理解她了。

“牛仔裤模特儿的身材，今天不穿，更待何时？二十五岁的大生日嘛。”我鼓~励她，再激上一将：“等到你真的胖到该穿 1 2 号裤子了，你要拍照，出大钱都请~不动我，我是只记著你的青春美貌的。”

“那好，你等著。”K 转身进睡房去换衣服。再出来时，不但换了裤子，泪水~也擦干了，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有点羞涩的笑，带著红红的酒意，比平时~更漂亮。

我推开桌上的碗筷，清理出一片地方，让 K 弯腰趴在桌上。再从地上捡起她的~男友的照片，拖过椅子，稳稳地坐在 K 的身后。

牛仔裤紧紧绷著 K 的丰满的臀部，内裤的两条边缘，像是我俩在夜间常走的小~路，横斜著勾勒出山丘的最高处。K 毕竟不是专业的牛仔裤模特儿，穿衣时还不懂~得里外配合。

她的大腿，下意识地紧紧合拢，使臀部两侧的曲线更为夸张，几乎成~了浑融的半圆。

K 的情绪仍然很激动，肩部起伏很大，腰部也在颤抖。我把左手弯到前面，轻~轻按著 K 的肚子，稳住了便于右手下笔画像。平时看去，K 的腹部很平坦，但是这~时弯著腰、撑著腿，腹部被挤成一个鼓鼓的球，摸上去特别柔软。这就更感到那条~被绷紧了的金属拉链的生硬。虽然生硬，却丝毫没有冷硬的感觉。K 的温热的肚子~，似乎把这条拉链烧成了火烫的烙铁，烙断了我的从食指走向腕部的人生大纹，烙~断了我的从中指走向腕部的人生大纹，烙断了我的从无名指走向腕部的人生大纹，~烙过了我掌心所有的人生大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定一下情绪，把照片放在 K 的后腰，拿著 marker~开始画像。

K 的男友，谈不上是美男子，但也五官端正，还是配得上 K 的，就是~看上去有点故作忧郁。如今脸部被 K 斜著撕开，正好分别画在臀部的两边，倒也不~用我作进一步的变形。

我尽快地画著。K 今晚似乎特别听话，乖乖地扒著，并没有催促的意思。

我一般不喜欢用闪光灯在室内拍照，中国人的黑头发，与墙上的黑影子混在一~起，常常弄得照片上轮廓模糊。但是今晚我却发现闪光灯自有妙用：墙上的影子，~把“牛仔裤模特儿”的优美身段放大得更为曼妙；一实一虚两条臀部曲线，双倍的~重击足够震痹男性的不太坚强的心脏。我凭著专业感觉，估摸著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影像小，太远了影像淡，都达不到对得起 K 的效果。算好了距离，我双膝半蹲，~对著咬著嘴唇的 K，举起了相机。

K 躬身蹬腿，向后猛撞。“臭男人，撞死你！撞死你，臭男人！”俺嘴里打著~和声，“啦 - 啦、啦 - 啦啦——”，手指按下了快门。

( 3 . 1 )

和男朋友断了以后，K 带著一了百了的决绝，对别人的风言风语不再在乎，但~也不\*.和大陆人多来往，只是埋头读她的书。好心的人说她清高，

不多搭理人；也~有的人，特别是个别女同胞，由此认定传闻都是事实，K是没脸见人。只有我知道~，K其实是扔掉了一些不远万里背到美国的包袱。虽然没有什么玩耍的时间，当我~们在海滩上散步时，她人变得活跃多了。

南加州的五月，白天已是艳阳高照，夜晚沙滩上也有一股海藻的发酵气息，似~乎水也是温的。以前的K，喜欢抱著膝盖坐在海堤的石头上，默默地望著她所来的~那个方向。现在，她却拖著我横过沙滩，向水边走去。

“小心点，别湿了鞋子，海水凉得很。”

“怕什么？大不了你背我回去。”

海水涌上沙滩，又急速退下，在沙滩上塑下一圈又一圈的长长的弧线。弧线间~残存的一薄层海水，映照著斑斑驳驳的月光。海水和月光转瞬又神秘地消失，沉入~无言的沙滩，只剩下沙粒吸了水之后的湿沉沉的黑，还有海面上滚过来的咻咻的沉~闷水声。接著，下一轮海浪又涌了上来。

想像力丰富的诗人，总是说浪潮一涌而来，又一涌而去。我们学理工的，却知~道海浪的波谱，一定是个复杂的混合，波长接近的振动，一定会互相干涉。一涌之~时，海浪还带著无数的由这种干涉引起的不易察觉的细微脉动。如果说一排排的海~浪是大海悠长的呼吸，那么这种脉动就是大海急剧的心跳。大海的呼吸和心跳，在~沙滩上画出了物理上牛顿环实验里的干涉光斑那样的弧线，当然尺度大得无可比拟~。

“你看到了什么？”我问专注凝视著沙滩的K。

“不是看到，而是感受到大海的呼吸和心跳。有声音，有光，有海风味，有海~和大地的力量交换。这么粗野的自然力，却能在内心挣扎之中，产生如此美妙的图~案。”

K似乎沉浸在幻梦之中。“读中学时，我就非常喜爱徐志摩的《海韵》。今天~我懂了，为什么他的女郎会消失在沙滩。”

女郎，散发的女郎，  
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听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来和。  
在星光下，在凉风里，  
轻荡著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K诵著诗走上湿沙。我还没从她的高吟低哦中回味过来，只听得一声惊叫，一~抹海水已经卷过了她的小腿。

进了水的鞋子走起路来吱吱地响，冰凉的海水冷得K嘶嘶抽气，还要乖女孩做~了坏事似地咯咯地笑。我急忙半拖半抱地把K拽到干沙地上坐了，拉掉她的鞋袜。~K用手绢把脚擦干净，半推半就，换上了我的鞋袜。

沙滩上有一些公用的B B Q炉子，其实也就是用水泥围个井筒，中间放个铁栅~栏。我们找到一个还留有~不少炭的，从书包里掏出赠送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撕成长~条，用打火机点著了引火。

这是我在农村学会的绝招。有时懒得去打柴，就把报纸撕开，叠成长条，烧一~条，叠一条，印有油墨的报纸烧起来很旺，用得得法，一份人民日报能烧一锅速食~面。K听得兴致勃勃，抢过报纸就自己试了起来。

要是在大山里就好了，去偷两个红薯，烤得香香的，献给坐在身边的美人。

炭终于点燃了。我把K的鞋子倒著放在炉沿上。就是她从国内带来的尼龙袜麻~烦，不能直接烤，给炭火爆到就是一个洞。一时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拉开衬衣~领子往里一丢。

“你干什么？要生病的！”K又是一声惊叫。

“没事，烤著火，一会儿就干的。”这点事要是会生病，俺早死在大山里了。~女孩子家就是喜欢大惊小怪。刚一活过来，就神气活现，又要管男人的事，也不想~想自己。

“K，看潮水打到你时，吓得那个狼狈样！到底没敢象徐志摩的女郎那样~投身怒海吧？”

“我是情绪好，偶尔来次小布尔乔亚情调罢了。”K不好意思地笑笑。

“噢，对了，要是情绪不好，你就骂人了。”俺手一摊，作突然明白状。

“骂人？我哪来那么多闲工夫。”K身子往后一仰，手掌撑在沙地上，瞅著俺~调皮地笑。“心情不好，就拿你出气！”

看著K略弯的手肘突然弹直，乌亮的眸子如流星般横过夜空，又飘回到炭火边~。“别担心，我还没那么脆弱。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些留恋的东西。”K犹豫了~一下，接著说，“比如，今晚的沙滩；还有，你的大鞋大袜，穿著也挺舒服的。”

心里一热，忍不住要逗她：“那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妻子。”

“还没有人这么说过我呢。”K傻乎乎地上当了。

“有的女孩嫌女人衣服闷气，到了家就穿男人的衬衫，凯瑟琳·透纳就演过这~么个角色。这种女孩一般都不太小家子气。”我揶揄地一笑：“男人看了也高兴，~包在他的衣服里，感觉上就是这才是我的女人。”

我是防著她捣我一拳或耍耍脾气的，K却转过身去，低头不语。难道K生气了~？我的玩笑是不是太过分？

月光洒下中天，照在K的沉思的脸上。我呆呆地侧望著她。我一直猜想，K是~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时进入四川的客家人的后代。她比一般的四川女孩高大，~颧骨也要高一些，还有客家女人的坚毅。因为颧骨高，月光照亮了颧骨的上部和太~阳穴下、眼角后面的皮肤，形成一块心形的亮斑。心尖指向耳朵前面的小耳轮；两~个半心间的凹陷之处，则恰巧嵌入一抹凤尾似的眼角。脸颊下部映著炭火的红光，~几缕黑发随海风拂过，轻轻的眨眼带起轻轻的跳动，多像少女那颗不愿轻易示人却~又激情如火的金色的心。在我的家乡，颧骨高是要被认作“克夫”的，此时此刻，~却只想轻轻地贴上去，贴上去，把那颗金色的心甜甜地含在嘴里……

半晌，K突然恨恨地冒出一句：“好男人都死完了。”

这是大学以上程度女性中最流行的话，俺耳朵都听出了老茧。我随口说道：“~你可以找老美嘛。”

“为什么？”K扬起眉毛，满脸警惕地问。

我笑了，企图轻松一下气氛。“老美大概不会在意你的脾气。”

“好，我脾气不好。”K真的生气了，嗓门也高了起来。“那也没见你怕呀，~你找我勤得很嘛。”

“你对我是不凶，除了迎新晚会那一次。”俺老实承认。“吃海带吃好的。海~带里含有丰富的镁，镁专治情绪不稳。治PMS的药，镁是主要成份。”

“人家哪点对你不好了，你怎么还要提那次迎新晚会的事？”K皱起了眉头，~显得很是委屈。“你这个人呐，和你在一起永远不 boring，但有的时候，~却很难知道你笑话后面的真实感情。”

我顿时心如锤击。真实感情？K，你可知道，有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生是~一系列的 windows，每一个“窗口”都有它的特定使命，都是一个特定的心理~发展过程。过了就永远过了。难道，人生路上，还有另一扇窗口，允许我站在那里~，轻快地唱著小夜曲？K，你应该明白，我至多只有跳窗的资格.....

“别装出这付老气横秋的样子么，你只不过比我大七岁。”K的话里有一种少~见的撒娇的语气，她用手肘轻轻地捅了捅我。

确实是“只”大七岁。可惜，这不是四十七对四十，七年差距无关紧要；也不~是二十七对二十，男的成熟，女的娇艳。我们这七年，对读书人而言，恰恰跨在男的已经成家、女的正想结婚的两端.....

我能做的，只是点明真实状况。今晚大概也是非说不可了：“我确实是不怕你~。我是一个有家的男人，有恃无恐啊。但是，对有心要和你结婚的人，则是另一回~事。”

K转过头去，望著幽黑的海水，不说话了。鬓角下的金色心形，轻轻地抖动了~几下。

我掏出袜子，递给K。K无言接过，换上自己的鞋袜。

“干了吗？”

“暖到心。”K的语气冰冷，说完，嘴又紧紧抿住了。

直到走上回家的山丘，K才说道：“你以后说话，不要这么伤人，好不好？你~又不是不会拐著弯说话。”眼睛却仍然不看著我。

“K，话是难听了一点，但这是为你好。”我只能认罪。

“好不好我自己知道！”K截断我的话，加快了步伐。一直走到她的家门，我~们没再说话。

### ( 3 . 2 )

暑假到了。夏季学期，我和K照样注册，我是要拿钱，她是补点课。开学不久~，一天K来到我的实验室，一放下书包，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一本书：“嗨，你来看~这个案例，好有意思。”

我一看封面，是本心理学教科书。同屋的老陈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从他那里~批发过不少“奇谈怪论”，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K要读心理学，而且还是大学程度~的课。

K说她必须补上这一课，这里的文科学生都读心理学的，而且心理学也已经成~了西方历史研究的有力工具。

“为了在我面前装蒜，你不是买了本哥大的世界简史吗？编这本标准参考书的~彼得·盖，正在撰写一套五卷的《中产阶级心灵史》，他称之为‘发现了心理分析~的历史’。”K像发现了新大陆，显得很兴奋。“第一卷已经出版了，我翻了翻。~他用家史、村史的材料，探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情感在民间生活的真实体现，启~发好大。”（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清教徒的禁欲主义。）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母校的导师要说你不务正业。”

“国内那些人呐，一说到历史，眼睛里还是只有帝王将相。”K无奈地摆

摆手~。

我顿时来了劲头：“K，看了好书也不‘互惠’？贩卖贩卖吧，我宁愿不听革~命史也要听心灵史。”

“触动了哪根弦了，这么起劲？”

“这不是跟俺的文化大革命经历挂上钩了？你要相信人民日报，那俺这代人在~男二八、女二五达到晚婚年龄之前都是没有性经验的。怎么样，你也写一本？跳墙~、钻大山的家史、村史材料我提供……”

小腿上突然挨了一脚重的。“我才不为你这些坏东西插哥们树碑立传呢。你~老老实实看这个案例。”

猛然省悟到K已经过了二十五岁了，赶紧闭嘴，规规矩矩地接过书来看。

这个案例是在人类性心理那一章。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公司经理，生了前列腺癌~。作了化疗之后，为了保证疗效，他必须吃点激素。但是这种药会引起性欲的降低~甚至阳痿，于是这位老兄坚决拒绝。医生说不吃药要死人的，他老兄痛苦地抗议道~：“不行啊！我太太比我小十八岁，我怎么能吃这种药呢？我死了，她可以找别人~。我活著，就是我的事。”

我说不出话来。K却盯著我不放：“搞实验的人不说谎，这是你整天挂在嘴上~的哦。

你今天要是说谎，你的职业道德就毁了。”

“我爱一个女人，可以爱到不要脸。”我沉思著说。“但是像这样爱到不要命~的，不要说没这觉悟，连想都没想过。俺今天开眼了。”

“哼，只怕你不要脸也爱不到！”

不想让我继续发窘，K转移了话题，“哎，前列腺是干什么用的？”

我心里暗骂，国内中学的生理卫生课都是怎么上的？这话题更让人发窘，腐儒~怎么说得出口？“我也搞不清楚。不过，听说前列腺癌是男人到了中年后最常见的~癌症。”

“那你当心点，党考验你的时刻也不远了。”K扭头窃笑，似乎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我合上书，向她腿上打去。K这句话还是跟我学的。~K被我带坏了，说话越来越随便。

### ( 3 . 3 )

暑假中，J从东部来加州采集植物标本，我陪她上了次塞拉山脉，K似乎有点~不高兴。接著我就去南方一所大学为一个和我们合作的教授处理数据。再回到学校~，已经是九月中，新学年又快开始了。行装甫卸，就去K家，知道她暑假里没出去~过，想问问她是否有兴趣上近处玩玩。

K见到我很高兴，但她很遗憾地告诉我，她马上要去看棒球，只能下次再聊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看棒球的？”我十分惊讶。

K笑而不答。

那俺就要趁机讽刺女人的棒球观了：“哎呀，这个人怎么球棒也扔掉了，乱跑~什么呀？哎呀，这个人跑到二垒了，怎么傻乎乎看著球到人家手里？抢球呀！快抢~呀……”(棒球规则，在垒位的守方球员接到球之前，攻方球员能跑过垒，就只得~分。棒球不争球的。)

“算我看不懂棒球，那就看男人呗。” K 笑著反攻。“你们男人，全是棒球哲~学，越快上垒越好，别的都不要。接吻是一垒，拥抱是二垒，脱衣服是三垒，上床~就是……”

“全垒打！”我俩一起叫。坐在沙发上的 K，做了个击球姿态，向我打来。我~偏头一闪，却没防到她一脚蹬在我坐的椅子上，椅子退出，我一跤坐在地上，K 笑~弯了腰。

从来没见过 K 这么疯过。看她眼睛笑得水汪汪，面颊晒得红喷喷，女学者的衬衫~换成了加州姑娘的 T 褰，下面套的是紧身的牛仔裤，脖子上还多了一条金链，笑的~时候眉掀目动、眼波流转，浑身是青春活力。我只能心里叹气。“K，看来腐儒只~能陪你到这一段了。今后你在美国的路，全靠你自己走了。”

“怎么啦？” K 一愣。

“以前，要是被你说得理屈词穷，只要拿你的身材开玩笑，我总能反败为胜。~今后，大概是没这种便宜了。”我故作轻松地说。

K 肘部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著下巴望著我，良久，才说道：“实验室里要是忙~，那，你就少来几次吧。”

该走了，我伸出右手，与 K 握手告别。我把手掌全力张开，一把抓住 K 的手，~紧紧握住，再缓缓加重压力。

K 先是有点惊异，接著就渐渐绽开了笑容。

我深深望入她的眼睛：“美国男人是这样握手的。”

“我知道，受得了。” K 坦然地望著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

“天底下国情有不同，爱情却都是一样的！”

觉得 K 也在加重她的力量。“你呀，手也别太软了，还是用点力的好。哎，不~说了，你呀……”

我把左手也盖上 K 的手掌。她望著我的眼睛，我望著她的眼睛，我俩重重地一~握。

只在乎曾经拥有，拥有这一握间的两心相契，即使一握后就是“曾经”。

当夜，海滩。我坐在和 K 一同烤过火的 B B Q 炉子边，静听夜潮来了又去。时~当初朔，无情无月。炉子里也找不见炭火。只有沙滩上波纹依旧。

( 4 . 1 )

K 对课程逐渐习惯，不用再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半夜，我们在校园里就很少碰面~了。我也忙。新发现的高转变温度的超导材料在我们这一行、乃至整个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各国实验室在高温超导材料上的激烈竞争在那一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指导教授天天催进度，我也就不太有工夫与 K 联系。

我到美国的第三个春季，K 结婚了。男方是攻读日本文学的美国人罗依，他们~是在一次日本史的讲座上认识的。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规矩：中国女孩嫁了中国~人，大伙都去祝贺，婚礼办得惊天动地；如果嫁了洋人，则总是偃旗息鼓，至少女~方一边是这样。也不知是谁心里虚，是男生不愿去呢还是女生不愿请。K 去了东部~罗依的父母家，在那里度了蜜月。回来后，她又忙著在城里布置新家。等到打电话~来请我们去玩，都已经快放暑假了。

K 其实也没请几个人，我和同屋的老陈，还有就是三、四个文科的研

究生。一~见K，我就发觉，K变了，变化不小。

倒不是说她的装扮有了什么了不起的变化。K还是朴素的学生样，虽说眉毛修~过了，变得弯而细，但脸上并没有很多的 make-up。还有就是眼睛下的熬夜的~黑圈，只剩了一点淡痕，反象是描的眼影。但是，我一眼看去，觉得K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

从前的K，走路又急又快。我曾经跟她开玩笑，说是装上卷片机，用五百分之~一秒的速度，“唰”地给她拍一卷走路姿势，洗出来，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张张都~是直棍棍的180度，只是离地的高低有不同。为了减慢她的步速，我和K在海滩~上漫步，总要拉著她的手一起踩水葫芦。

古人说走路要舒缓有节。现在的K，即使不算“有节”，至少也是“舒缓”了~。看她穿著裙子款步走去，膝盖轻快地弯出伸折曲放，于是步子显得富有弹性。在~国内骑自行车、在这里走山路练出的结实的小腿肚子，肌肉在浆过了的缎子般的又~亮又紧的皮肤下有力地牵伸，又因皮肤的紧张而牵连出大腿肌肉的轻微颤动。这就~是青春：不必穿高筒丝袜，却比穿了的人展示了更多的腿部整体的灵动之美。而且~这是结了婚的少妇的青春，竟比做姑娘时更有青春的气息。

K这样的拥有足够的心灵力量的知识女性，当然不会学得象模特儿那样，走路~时前脚掌向后脚掌靠一点儿，从而带起腰臀部的轻微摆动。但是，即使是现在这点~改变，也应该是反映了潜意识里的自我定位的深刻变化。

K给我们端来饮料。老朋友怠慢一点也无所谓，我就只能耐心地等著轮到最后~了。从K手里接过杯子，我们轻声聊了起来。

“听说有人把你管的好紧，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敢来了呢。”K似乎对我还有一~点怨恨。“哼，还说我脾气坏。”

“你下的请帖，怎么敢不来？”这种攻击还难不倒我，接了招就反击：“罗依~怎么一刻都离不开你？你上厨房拿饮料，他还跟进去端盘子。”

K脸上飞起幸福的笑容。“美国人啊，就这样。他说反正中国男人不会跟到厨~房里来帮忙的。其实他自己能帮什么呀？人家开个冰箱，还冲冲撞撞的。”

我脑海里霎时掠过那晚“撞死臭男人”的景象。“哟，那么喜欢看你弯腰拿东~西的样子啊，都是叫那张照片害的吧？”

“别胡说！”K悄悄地在我的鞋帮上踢了一下。

不过，K告诉我，罗依确实很喜欢那张照片，朋友来了就拿给人家看：“瞧，~K多幽默！”而他的那些朋友，看了第一眼就同声高叫：“Greathips！~”把罗依乐得合不拢嘴。

在加州住了三年，对加州男女在表达感情上的明火执杖，早已见怪不怪。去学~生宿舍作客，常见女孩子坐在男朋友的大腿上。和她开玩笑，还挺幽默地说，要不~是怕压得人说不出话，她还要坐胸脯上呢。但是，罗依还是让俺长了见识。

K坐在沙发上。罗依那么大的一个很有男子汉气概的人，自自然然地在K脚~边的地毯上一坐，手肘搁在K腿上。要是跟著我们学象了一句中国话，他垂下的手~掌就得意地在K的小腿上轻轻拍著，还扬起脸讨赏似地望著K。这种时候，K总是~温和地笑笑，用手揉揉罗依的头发。

我不禁有点心中酸痛。毕竟是东方女子，K还是有她的温柔的一面的。但是我~们中国男人却似乎不知道怎样把这一面引发出来。K的男朋友，见



K考取了出国研~究生，不是为她高兴，不是为她热情地准备，却找些莫名其妙的理由硬说自己不愿~出国，似乎他是能为而不屑为之。他的自尊心大概早就受不了了，只是惑于K的美~色，K在时还镇得住他。K一走，有了一点误会，心中的怨毒立即泛滥。

幸好，新郎不是他。

罗依显然经济条件不错。他俩租了一个两层 townhouse，是那种在里根总~统的“向钱看”的八十年代里建造的很典型的加州新村房子——面积不很大但是设~备过分齐全，适合不带孩子的小夫妻。村里有游泳池、桑拿浴和热水澡池，还有两~个网球场子。屋子的底层是客厅和厨房，客厅兼作罗依的书房。他是老美习惯，在~TVtable 上可以做任何事情——从吃饭到规划世界大战。二楼是两个~卧室，小的做了K的书房；他们自己的睡房内，床两边的床头柜也都堆著好几本书~。K的书桌上竖著两人的结婚照。K坐著，身穿白纱衣；罗依则西装毕挺，紧靠K~站著。这还是东部小城的传统吧？加州年青人拍结婚照，怎么烂怎么穿，然后在阳~光下紧搂著一声“嚟”。心中暗暗为K高兴，看来罗依还是比较传统保守的。

看过了婚礼的照片，参观了新房，开了玩笑，吃了点心，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我们与K、罗依握手道别。

老陈突然撞了我一下：“咱俩的礼物呢？”

我莫名其妙：“说好了我开车，你管礼物的，你怎么问我？”

真是胡涂，礼物忘在车里了。美国人在这种时候总会来点解围的幽默，哪怕是~老掉了牙的套路。“我去教堂时，要不是母亲提醒，我欢喜得把送给新娘的戒指都~差点忘了。”罗依笑著说。按习惯，结婚戒指由女方家长购买，K的情况特殊，男~方只能包办一切了。

还是K直爽：“我一直在心里嘀咕呢，我结婚，你居然不送我一件东西。”

我奔到车里拿来了礼物。K打开包装，里面是一个镶著铜皮的小盒子，盖子上~一边粘著五星旗，一边粘著星条旗。我们要K把手放在五星旗上，罗依把手放在星~条旗上。“这个礼物是要你俩一起开的。”我笑嘻嘻地吩咐。

老陈发令：“一、二、三！”

两人打开盒子。突然，手同时弹开。愣住，旋即疯笑。K扒在TVtable~上，手指著我，笑得说不话来。罗依喃喃地说：“我还以为会蹦出个小人呢。”

盒子里，盖在上面的一张贺卡之下，是实验室里偷出来的串连在一起的四节六~伏的强力电池。盒盖内里的较连上焊了一片铜片，打开盒盖时铜片翘起把线路接通~。这机关化了俺整整四天的心血。不是看到他俩那濡沫情深的样子，俺还舍不得给~呢。

我们这几个客人早已在笑声中逃到门口，大家挥手与这对快乐的异国鸳鸯告别。我大声说道：“现在你们身上的生物电流接通啦！”

“我们身上的电流早就接通了，但是现在更强烈了！”罗依笑著反驳。K攀著~他的肩头，在罗依背后对我嫣然一笑：“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祝福的！”

K是什么时候学会这种头儿略偏的妩媚的笑的？

( 4 . 2 )

罗依不久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南方的一所小学校里谋到一个教职，K也跟~著转学了。我和K的联系，成了真正的美国人情——圣诞节一张卡

片，交换几句最新状况。

今年情人节的前夜，K突然打来一个电话，问我春节好。

“K，你怎么不干脆明天打？”老朋友了，虽然久不见面，却也不必客气。

电话里传来K的惯曾熟识的爽朗笑声：“还是今天吧，老美吃起醋来，也够瞧~的。”

K告诉我，她最近生了个女儿，知道俺古文好，要我帮她参谋个名字。说起女儿，K的话音里充满了母亲的骄傲。小家伙长得很象她，也是黑头发，不过眼珠是浅褐色的，鼻梁似乎也高一些。

我答应为她的宝贝好好想个中国名字，接著就犯了老习惯：“K，添了几磅啦~？这下你更壮了吧？”

“哪里哟，做美国的月子，没什么休息的。”K有点抱怨。她说这几年丈夫辛~辛苦苦拼 tenure，白天教书晚上写书；她又读学位又管家务，生孩子的事~也不能再拖了，再拖就要算高龄产妇了。现在总算好了，几件大事都已完工，但是~人也磨瘦了一圈。罗依开玩笑，说她更有东方美了。

“没有胖到穿12号裤子的日子喽，”K带点感慨地说道。“还亏了你，在我~青春正旺的时候，给我留了几张好照片。”

脑海中又掠过“撞死臭男人”的那一晚。“不止是拍照啊，还有我的漫画手艺~呢。”

K哈哈大笑：“这么多年了，那家伙什么样子我早忘了。”停了一会，她又笑~道：“我现在看照片，越看越觉得，那个贼样，象你暖！”

呵，这个K，遇到自己人，还是这么好战而有趣。

都是过来人了，K，如果你现在问一声，我会毫不犹豫地向你倾诉当年的真实~感情.....但是，K，都是过来人了，即使我不说，你又岂会不知道？我们当年相处~的时候，我也就是你现在的年龄。

人生，是一系列的窗口.....

放下电话，耳边的笑声缓缓远去，却又唤起了心中深埋已久的笑声。我拉过键~盘，就为中文网敲了一篇爱情是生活轨道的重新安排的情人节杂感。写完，心里舒~通些了，但还是有些堵著的地方。这些日子，我把堵著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掏出来，~就成了这个故事。

[96年3月完稿。本文全属虚构，如与真实生活有雷同之处，纯为巧合。]

